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萬錦情林
田洙遇薛濤聯句記

五羊田洙，字孟沂，洪武十七年甲子四月，隨父百祿赴蜀成都教官。洙清雅有標緻，書畫琴棋，靡所不曉。諸生日與嬉游，愛之逾於同氣，凡遠近名山勝境，吟賞殆遍。嘗曰：「吾平生懶事聲利，但長得好處登臨足矣！」明年秋，百祿將遣回，洙母不忍舍，乃曰：「兒來未久，奈何使去？且官清氈冷，路費艱難，公宜再思。」百祿乃謀於諸生之親厚者，使開館於人家，一則自可讀書進學，一則藉俸金為歸計。諸生深幸洙留，遂薦於附郭大姓張氏，次歲丙寅正月十八日設帳，庠序朋好，群送以往；張大喜，開宴，待為上賓，且謂百祿曰：「令嗣晚間免回，可令就宿舍下。」百祿許之。至二月花晨，洙解齋歸省，偶經一所，境甚幽僻，山下皆桃樹，花方盛開。洙愛之，小立徘徊。忽見桃林中一美人，延佇花下，洙不敢顧而去。爾後經從，美人必在門首。一日，洙過，偶遺所得俸金，美人命婢拾以還洙，洙感激；明日，詣謝。至門，丫鬟入報曰：「前遺金郎來矣！」請入內廳，美人出相見，笑問曰：「君非張運使宅西賓乎？」洙曰：「然！」且謝還金事。美人曰：「張氏一家親戚，彼西賓即吾西賓也，奚謝為？」洙起揖曰：「敢問夫人名閨為誰？與敝東何親？」美人曰：「此為平姓，成都故族也。妾文孝坊薛氏女，嫁平幼子康，不幸早卒，妾獨孀居。」坐久，茶至再，洙辭出，美人留之曰：「今夕且宿寒舍，若賢東知君至此，而妾不能為一款曲，惶愧殊甚！」即陳酒饌，設二席，與洙耦坐。坐中勸酬極至，語雜諧謔；洙以真張氏姻婭，不敢少縱。美人曰：「聞君侷儻俊才，雅能賦詠，何至作儒生酸乎？妾雖不敏，亦頗解吟事，今既遇賞音，而高山流水，何惜一奏！」因盡出其家所藏唐賢遺墨示洙，其中元稹、杜牧、高駢詩詞手翰尤多，皆真跡，炳然如新，洙玩之不忍釋手，美人麾婢撤去舊俎，別出佳餚，中多異味，不能識；取玻璃杯酌洙。洙口占一詩曰：

路入桃源小洞天，亂紅飛處遇嬋娟；

襄王誤作高唐夢，不是陽台雲雨仙。

美人曰：「佳則佳矣，然短章寂寥，不足以盡興；用『落花』為題，共聯一首如何？」洙曰：「謹如教。」美人唱曰：

韶豔應難挽，芳華信易凋（薛）。

綴階紅尚媚（洙），

委地白仍嬌（薛）。

墜速如辭樹（洙），

飛遲似戀條（薛）。

薛鋪新蹙繡（洙），

草疊巧裁綃（薛）。

麗質愁先殞（洙），

香魂痛莫招（薛）。

燕銜歸故壘（洙），

蝶逐過危橋（薛）。

黏帙將□露（洙），

衝簾乍起飄（薛）。

遇晴猶有態（洙），

經雨倍無聊（薛）。

蜂趁低兼絮（洙），

魚吞細雜□（薛）。

輕盈珠履踐（洙），

零亂翠鈿飄（薛）。

鳥過生愁觸（洙），

兒嬉最怕搖（薛）。

褪英浮雨澗（洙），

殘蕊漾風潮（薛）。

積徑教童掃（洙），

沿流倩水漂（薛）。

媚人沾錦瑟（洙），

淪茗入詩瓢（薛）。

玉貌樓前墮（洙），

冰容夢裡消（薛）。

芳園曾藉坐（洙），

長路或追鑣（薛）。

羅扇姬藏瓣（洙），

筠籬僕護苗（薛）。

折來隨手盡（洙），

帶處近環焦（薛）。

□泥猶悽慘（洙），

瓶空更寂寥（薛）。

葉濃陰自厚（洙），

蒂密子偏饒（薛）。

豈必分茵囷（洙），

寧思上研硝（薛）。

香餘何吝竊（洙），

□解不煩邀（薛）。

冶態宜宮額（洙），

癡情妒舞腰（薛）。

妝台休浪拂（洙），

留伴可憐宵（薛）。

聯成，美人出小箋寫之，寫訖，夜已二鼓，延入寢室，自薦枕席，魚水歡情，極其纏綿。枕邊切切叮嚀洙曰：「慎勿輕言，若

賢東知之，彼此名節喪盡矣。」次日，以臥獅玉鎮紙一枚贈洙，送至門外，曰：「無事再來，勿效薄倖也。」洙遂結館東曰：「老母相念至深，必令歸家宿歇，不敢留此。」館東信之，洙由是常宿美人所。逾半年，人無知音。惟賞花玩月，舉白弄琴，曲盡人間之樂。一夕，與洙論詩曰：「唐人喜作回文，近時罕見。」洙曰：「惟夫人柔情幽思，談笑為之，若予荒鈍，無復措辭。」美人笑曰：「請試命題，以求教益！」洙遽曰：「四時詞也。」美人即賦詩曰：

花朵幾枝柔傍砌，柳絲千縷細搖風。
霞明半嶺西斜日，月上孤村一樹鬆。
涼回翠簟冰人冷，齒沁清泉夏井寒。
香篆裊風清縷縷，紙窗明月白團團。
蘆雪覆汀秋水白，柳風凋樹晚山蒼。
孤燈客夢驚空館，獨雁微書寄遠鄉。
天凍雨寒朝閉戶，雪飛風冷夜關城。
鮮紅炭火圍爐暖，淺碧茶甌注茗清。

讀與洙聽，洙歎其敏妙，將濡毫屬和。美人曰：「政所謂木桃瓊玖，敢望報乎？」洙答曰：「真乃是『白雪』雜『陽春』，難為和耳。」亦虞四韻曰：

芳樹吐花紅過雨，入簾飛絮白驚風。
黃添曉色春舒柳，粉落晴香雪覆鬆。
瓜浮甕水涼消暑，藕疊盤冰翠嚼寒。
斜石近階穿筍密，小池舒葉出荷團。
殘日絢紅霜葉赤，薄煙籠樹晚林蒼。
鸞書寄恨羞封淚，蝶夢驚愁怕念鄉。
風捲雪簷寒罷釣，月霜輝柝冷敲城。
濃香酒泛霞杯滿，淡影梅橫紙帳清。

美人且讀且笑曰：「絕妙好詞，但兩韻俱和則善矣。」洙曰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，輸一籌耳。」洙因曰：「蜀中山水奇勝，自昔以來，多產佳麗；若昭君、文君、薛濤輩，以夫人方之，迨亦有優劣乎？」美人曰：「昭君遠嫁胡沙，卓氏當壚可恥，貌美命薄，俱受苦辛。使子遇薛濤，亦不啻如今日也。由是言之，固為優矣。」洙曰：「濤妓女，何敢上擬夫人，但其才貌，亦可謂難得者。餘嘗讀秦再思《紀異錄》云，高千里鎮蜀，嘗開宴，改一字令曰：『口，有似沒量門。』濤曰：『川，有似三條椽。』高曰：『奈何一條曲。』濤曰：『相公尚使沒量門，窮酒佐三條椽有一條曲，又何足怪！』婦人敏瞻，誠未易比。」美人曰：「子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如此之類。特戲笑之語耳，若其『水國蒹葭夜有霜，月寒山色共蒼蒼，誰雲萬里自今夕，離夢杳如關塞長』之作，可以伯仲杜牧；而尤善制小箋，至今蜀人號薛濤箋；而子以妓女薄之，非知濤者也。」酒罷就枕，洙饋以八珠耳■一副。美人謝曰：「謹當佩服，猶君子之常在耳邊也。」又逾時，洙母病，遂輟講，歸侍湯藥，如此三月餘，方愈。美人訝其久不來，恐有他遇，乃賦惱惱曲怨之。會洙母疾愈，復入齋，是夕，即造平氏。美人迎謂曰：「何久別耶？」洙以實告。美人曰：「三月不違人，今違人三月矣。」洙戲之曰：「三月不知肉味，知肉味在今夕矣。」談謔間，出前曲示洙，曲曰：

黑鉛鑄劍難為鋒，碧芝制衣寧御風？歛漆阿膠忽紛解，清塵濁水何由逢？請看綠草南園蝶，並宿花房花亦悅；鴛鴦頭白不相離，那學秋胡便長別！東鄰美女紅玉梭，雪縷鳳機成素羅。兩意雲情肯輕許，縱然折齒將如何？深深永巷閒風月，錦帳蘭缸淚如血，血點年深久尚紅，至今灑在同心結。

洙愛其才色，眷戀愈深。美人亦重洙文采，傾竭不吝，謂洙曰：「向時聯句，未盡高情，今夕當輕彈慢舞，淺酌微吟，再成一首，庶見吾二人勁敵也。」乃以睡鴨爐焚香，紅蚌脯薦酒，鉤簾望月，並坐前楹。洙曰：「昔韓昌黎與孟效有城南聯句、鬥雞、石鼎、秋雨等作，宏詞險韻，膾炙人口；今茲之賦，宜命作月夜聯句，以五十句為率，夫人然之否乎？」美人曰：「吾意也。」洙乃請美人先賦曰：

庭月如鋪練（薛），
池星似撒棋（洙）。
天空河影澹（薛），
節換斗杓移（洙）。
梨棗低垂樹（薛），
藤蘿密蔓籬（洙）。
草紛螢火亂（薛），
乾偃鳥巢欹（洙）。
怪石形疑魅（薛），
芳花色勝姬（洙）。
鬆盆涼沁水（薛），
紈扇靜搖■（洙）。
雙陸收般局（薛），
琵琶上練絲（洙）。
砌蛩音遠近（薛），
簷馬響參差（洙）。
銀作彈箏甲（薛），
鼉為冒鼓皮（洙）。
秋筠斜織簾（薛），
暑帳薄裁■（洙）。
宿燕棲還起（薛），
驚禽下復疑（洙）。
地幽塵闌寂（薛），
城遠漏逶迤（洙）。
窈窕來紅拂（薛），
雍容識紫芝（洙）。
緣深天作合（薛），
誓重鬼難欺（洙）。
幸已逢良夕（薛），

艱哉遇少時（洙）。
慙慙酬契闊（薛），
傾倒極淋漓（洙）。
蓮實瑤琴軫（薛），
荷簡碧酒卮（洙）。
■■呼能婢斲（薛），
瓶喚小囊持（洙）。
殼破開螃蟹（薛），
唇腥啖蛤蜊（洙）。
菱煩織手剝（薛），
肉拔利刀披（洙）。
令急航行速（薛），
謳清曲度遲（洙）。
勸酬兼爾汝（薛），
講論雜乎而（洙）。
冷脆嘗瓜果（薛），
鹹酸啜醢醢（洙）。
豔杯浮琥珀（薛），
異器捧玻璃（洙）。
熊掌停犀筋（薛），
酥湯進蜜脾（洙）。
渴來便茗好（薛），
酣後快冰宜（洙）。
妙句聯將就（薛），
狂心坐已馳（洙）。
歌筵渾可罷（薛），
臥具早教施（洙）。
不用尋桃葉（薛），
那須聽竹枝（洙）！
媚人鶯語滑（薛），
惱醉蝶情癡（洙）。
咳處珠凝唾（薛），
顰時黛蹙眉（洙）。
釵斜金溜髻（薛），
釧冷栗生肌（洙）。
小小真能謔（薛），
盼盼最解詩（洙）。
風流雲雨夢（薛），
宛轉豔陽詞（洙）。
步緩腰肢裊（薛），
環低耳語私（洙）。
夜香防竊聽（薛），
午浴避潛窺（洙）。
繡履含羞脫（薛），
銀燈帶笑吹（洙）。
素羅床畔解（薛），
粉汗枕前滋（洙）。
暖玉綉籠筍（薛），
春蔥指露錐（洙）。
雲偏鬆綠發（薛），
浪動青幃■■（洙）。
狎態堪歸畫（薛），
嬌顏可療機（洙）。
襪塵■■新舞（薛），
鬢膩宿油脂（洙）。
荀鶴高文譽（薛），
崔鶯絕世姿（洙）。
未誇連蒂好（薛），
只羨並頭奇（洙）。
何處空題葉（薛）？
誰家■■謾結（洙）？
漆膠當自固（薛），
衽席只餘知（洙）。
慎勿萌嫌隙（薛），
毋令惜別離（洙）。
芝蘭同臭味（薛），
松柏共襟期（洙）。
永奉閨房樂（薛），

長陪楮墨嬉（洙）。
泰山如作礪（薛），
此志莫教虧（洙）。

或曰，洙館東偶過泮宮，因勸百祿曰：「令嗣每日一歸，不勝匍匐，俾之仍宿寒舍，豈不便益？」百祿曰：「從開館之後，一向只寓公家，前者因其母病，暫輟一季爾，後並不曾回，何言之謬也！」張大駭，不敢盡其詞而出。是晚，洙果告歸，張潛使欠視其所往，及途半，不復見矣；走報張，急遣人入城，問百祿，無有也。意其少年放逸，必宿花柳，然思此處又無妓館，大以為怪。次日洙來，張問曰：「昨宵宿於何處？」曰：「家間耳。」張曰：「非也！某已令人蹤跡先生，莫測所詣，學中亦不見？」洙誑曰：「因過一朋友處談話良久，抵家，暮矣。」張知其詐，呼追洙僕，使面證之。洙叱曰：「汝到吾家，隨即出城，比吾歸，汝已去矣，何得妄言？」僕曰：「我昨夜宿先生家，今日早飯罷方回；老廣文亦甚驚訝，要自來相尋。」洙窘甚，顏色陡變。張曰：「先生如有私眷，當以實告，勿隱也。」洙弗能諱，乃具道本末，且愧謝曰：「此令親見留，非賤子輒敢無禮。」張曰：「吾家何嘗有親戚在此？兼諸房姊妹亦無事平姓者，必崇也。今當自愛，不宜復往！」洙唯唯。抵暮，私詣美人，道此意。比至，美人已知，曰：「郎勿怨，蓋冥數盡於此也。」與洙痛飲，且敘歡情。及曉，美人語洙曰：「從此永別，後會難期，無以將意。」出灑墨玉筆低玉管一枝為貺，云：「此唐物也，郎慎藏之。」遂飲泣而別。張料洙是夕必再去，自出覘之，果不在館，因入謂其妻曰：「西賓此事，不可不使其父母知之。」乃以洙所為，備告百祿。百祿大怒，呼歸杖之，洙遂吐實，且出所得玉鎮紙、玉筆管及聯句諸詩。百祿取視，管上刻「渤海高氏文房清玩」。乃謂張曰：「物既稀奇，詩又俊逸，必非尋常怪也。」呼洙同往窮之，將近，遙指曰：「在此。」至則非前景，屋宇俱無，但水碧山青，桃株依舊。張謂百祿曰：「是矣，此地相傳唐妓薛濤所葬，後人因鄭谷蜀中詩有『小桃花繞薛濤墳』之句，遂種桃百株，為春時遊賞之所。賢郎佳遇，必濤也。且所謂嫁平幼子康者，乃平康巷也。文孝坊者，城中亦無此額；而文與孝合為教字，謂教坊也，教坊，唐妓女所居，濤為蜀樂妓，故居教坊也。非濤而誰哉？況管上字刻高氏清玩，則唐西川節度使高駢千里所貯，當駢鎮蜀，濤於諸妓中，最蒙寵待，筆與鎮紙，皆駢賜也。兼所藏諸帖，又駢與元丞相、杜紫微最多，蓋元與杜嘗有詩贈之，即『錦江膩滑峨眉秀，幻出文君與薛濤』是也。其為濤之靈無疑，而物出於駢者審矣。無庸深究！」百祿甚以為然，然恐其終為所惑，急遣還廣中，寶藏數物，常以示人。後二年，洙亦入學，為生員，中洪武甲戌進士，授山東曹縣知縣，竟亦無他焉。